即日起至7月31日，凡固话尾号、手机尾号、车牌尾号、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，144元订一份全年《郑州晚报》，将可能获得61倍或8倍的惊喜。咨询电话:67659999

创刊·改版季 每年五、六、七
创刊61年 改版8年

郑州晚报
A37
独家连载

2010年7月27日 星期二 统筹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王阳 版式 金驰

都市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，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，因共同利益，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，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，以落户为目的，三年过后，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，三年协议期满，他们之间，是情尽，还是末路？

希晓收拾着包在心里诅咒李子睿

她努力咽了一口唾沫，才强制自己压下这样恼人的反胃。李子睿却察觉到她的异样，淡然道：“不舒服？”“没有。”感觉倒好了一些，她定定地看着他，“李副总，您为什么要让我负责这个案子？”“那是你表现好，所以我才引荐了一下。你也看到了，岳总没意见，孙总没意见，你们策划部的池总正在出差，估计意见也会不大。所以……”他眼睛半眯，笑意竟有些高深莫测，“颜策划，你今天是众望所归。”

“可罗首席不做了，还有陈策划呢，第三个才是我。”颜希晓有些懊恼，“您这样做，不是让我狂妄自大，逾越于前辈之上吗？”“颜策划，为什么第三个是你？公司规章制度上有这么个排名吗？”“这……”“既然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好好去做，总是个机会。”李子睿低头，“你不老想证明自己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没理由不去拼命。”

“可这样的情况太凶险，一旦三次提案不过，策划部就会以工作不努力为由，将策划师无条件辞退。”颜希晓看他轻描淡写的样子，越发觉得恼急，“李副总，你这样做实在是欠考虑，在同事面前做了一场公私不明的戏，大家还以为你是基于婚姻关系才朝家里拉案子；而对于我呢，80%我会被你坑进去了。”“颜策划，畏首畏尾不是工作应有的态度。”忍受不住她的聒噪，李子睿终于抬头。

“我胸无大志，所以就想固步自封。”希晓固执地看着他，“李副总，风险与收获成对比这样的话是对您这样的事业型人才而言的。我只想知道，一旦事情有误，我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您确定您不是诚心害我？”

“颜策划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故意给你使绊子吗？”李子睿拧眉，眼睛突然闪过一抹凌厉，但只是几秒钟的工夫，便又有和暖体贴漫上眸瞳，“你不用考虑这么多了，去做就是……”

希晓惊异于他的情绪突变，身后响起脚步声，竟是孙培东走了进来。李子睿随即起身示意，笑道：“孙总，希晓怕完不成任务，正在这儿发愁呢。”“是吗？”孙培东别有意味地看着颜希晓，“年轻人，有压力才会有动力的。”

看着他们一派和睦的轻松模样，希晓心里却像是堵了什么东西，讪讪笑了两声，回到自己办公室工作。

夜已弥漫，希晓却仍在办公室加班。临时接手御苑的案子，看起来罗冬晨已经将所有数据都归整好了给她，可想到有同行是冤家一说，希晓还是仔仔细细地将数据都核对了一遍。

这一核对完，就已经到了九点钟。希晓收拾着包在心里诅咒李子睿，提前结束婚假回来，他倒是赚了个一心为公的清高美名，也在领导面前出足了风头，却害得她加班到现在。原本李子睿还说要等她下班的，起码要做足恩爱夫妻的戏份，可是等到7点多，突然有电话说孙培东让他去陪客户吃饭，他便提前出了公司。

希晓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想到自己还饿得难受他却觥筹交错，越来越觉得不平。正要锁上公司大门离开，楼上突然出现一声“慢”，她抬头看去，竟是岳潼提着包走了下来。

“岳副总也加班啊？”等他出门，两人一同踏上电梯，希晓问道。“是啊。”岳潼回以微笑，“刚才看你加班，原本想招呼一声的，但看你那么认真，就不好意思打扰了。”“哦。”希晓不好意思地笑，“我不知道您也在加班。”

跨出写字楼，远远地看有出租车驶来，希晓刚要伸手拦下，却被岳潼按下。他的笑容在朦胧夜色中竟有一种不合时宜的璀璨与明媚：“颜策划，我想你也没吃饭，请你吃个饭可好？”

岳潼特地找了一家距离盛世花苑很近的菜馆就餐，以方便希晓步行回去。希晓饱尝美味的同时，不得不赞叹眼前这个男人的细心，面对她这么个毫无淑女风范，长相也极为一般的女人，竟也能做到如此绅士风度，实属不易。她一边享受岳潼的细致入微，一边幸灾乐祸地想，如果李子睿知道她今天晚上是和岳潼吃饭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

虽然两人在公众场合是一副再好不过的同事样子，可是谁能看不出来，以岳潼的身份与背景，绝对是李子睿通向总监之路的最大竞争对手。

有时候这个世界会流行“实力验证一切”的说法，可是那往往是对目无一切虚妄派的警讯。如果面前有一个背景、身份，就连容貌都无可挑剔的男人，那么，那微微高过一筹的资历，根本算不上取胜的资本。

很不幸，李子睿在努力实现目标权利的时候，仕途上竟出现了这么个拦路石，简直就是天不容他。

08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，84起官场风波，66个党政部门，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，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，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，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，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，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上山追收独石村拖的提留统筹

侯卫东有些害怕陈庆蓉的神情，但是他的态度很是坚定：“给我三年时间，我一定要调到沙州来。”陈庆蓉立刻精神一振，道：“三年时间，若是三年时间你不能调到沙州，就一定要与小佳分手。我代表小佳的爸爸答应你，三年之后你真的调到了沙州，我们一定不会再阻止你们。”她紧接着道：“这一段时间不要和小佳见面，你们都是才参加工作。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，年轻人要珍惜机遇。”“我信守三年之约，但是不能答应三年不见面的要求。”侯卫东直到最后也没有答应陈庆蓉提出的条件，两人不欢而散。

沙州之行，侯卫东感到了肩上的巨大压力。道路是自己选择的，任何人也不能怪，只有杀出重围才对得起小佳的一片深情。而杀出重围，必须一步一步做起，第一步就是要在青林镇站稳脚跟，然后回到益杨县政府。

周一、周二无事。依然没有调动的任何消息，侯卫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三年之约。可是现实是如此无奈，他被放逐到了上青林，根本就没有努力工作的机会。

星期三上午，侯卫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看报纸。院子里传来了说话声，院子底楼是杨新春的邮政代理点，时常有人进来打电话，他并没有在意。

“侯大学，这是粟镇长。”络腮胡子李勇走进办公室，大大咧咧地介绍道。粟明开了个玩笑，随即脸色一正，道：“今天上山是追收去年独石村拖的提留统筹，具体情况请江主任给大家讲一讲。”独石村村委会主任江上山从包里摸出来一张纸，念道：“去年提留统筹一共欠3412元，独石村二社的何家院子欠得最多。”

所谓提留，是指村一级组织收取的公积金、公益金和管理费。统筹则是镇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、优抚、民兵训练、镇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等经费，是镇村两级的重要财源。

“今天我们就是来采取处罚措施的，重点只收一户，就是何家院子的何红富。他家去年没有交提留统筹，今年也没有交，还四处散发歪道理，不抓这个典型，独石村的款项以后将无法收取。”

侯卫东原来以为何红富又是郭蛮子似的人物，到了何家院子，谁知却是一个白面书生。何红富把一本小册子拿出来，翻着项目与粟镇辩论：“我先不说提留，就说统筹款，统筹款里有一项叫做乡村道路建设费。这个钱就是用来修乡村公路的，我们独石村交了这么多年乡村道路建设费，为什么上青林乡目前一条公路都没有？村里唯一的小道，还是我们自费修的。若是修通了到上青林的公路，我立刻把拖欠的所有款项都交清。”

在利益问题严重对立、冲突的时候，辩论无法解决问题。粟明很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，道：“何红富，有意见可以提。但是，拖欠的提留统筹一定要交。相关手续你都拿到了，我们是先礼后兵。今天不交钱，我们就挑谷子，牵猪儿。”何红富见对方人多势众，他也就没有莽撞行事，气得在门外直喘粗气。

谷子被挑了出来，肥猪也从圈里被牵到了院子，粟明宣布道：“谷子和肥猪要被弄到镇政府去。给你两天时间，若是到时不交提留统筹，就把谷子和肥猪卖了充抵提留统筹。价格也不亏你，按照市价来卖。”

中午就由独石村安排伙食，江上山到基金会旁边摆了一桌。在等人之时，江上山问道：“侯大学驻村没有？”

驻村是镇政府的一项工作制度，也就是将镇政府派驻到各村帮助工作的干部，简称驻村干部。独石村的驻村干部是李勇。

侯卫东心道：“秦飞跃答应调我到计生办去，如果在独石村驻村，就得经常到上青林山，爬坡上坎，累得慌。”委婉地道：“领导没有发话，我想到独石村也不行。”江上山积极地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，等会我去给粟镇长说。”

粟明、高长江和秦大江从外面回来以后，一场酒战就开始了。由于下午还有开会，粟明主动罢战。

下午召开的党政联席会上，赵永胜和秦飞跃就为如何安置侯卫东发生了争论。会上，秦飞跃提议将侯卫东调到计生办，充实计生办力量。而赵永胜则认为上青林有三个村一个场镇，工作组力量不够，既然分了大学生来，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侯卫东只是一个小人物，他的去留只是一个药引子。赵、秦积怨日久，为了这件小事当场就拍了桌子。分管组织的蒋有财副书记提议暂时将侯卫东的问题放一放，不做调整，维持现状。

12

重温历史

34年前，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，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，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，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；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，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，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，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唐山市的流氓混混王军前来闹事

文燕和文秀在街上走，文燕问起文秀婚事的准备情况。看到一位大嫂提着几条鲜鱼走，就问在哪里买的，大嫂说就在前面的菜市场，鲜鱼很难买，如今有了。文秀便提议去买几条，她说何刚的母亲很爱吃鱼，文燕便也说给爸妈也买几条。刚要转身，见到海光走过来，他是去图书馆查资料，从这里过。见到海光，文秀就笑，笑得他不自在，然后文秀便问是巧遇还是她们约好的。海光不好说什么，文燕打岔，提议一起去菜市场。

到菜市场，他们都很奇怪，鱼很多，不用排队，也不限量，买多少都行。周海光问售货员怎么有这么多鱼，售货员说这几天很怪，养鱼池里的鱼不用打就自己往外蹦。周海光和售货员聊，文秀悄悄问文燕是不是爱上他了，文燕打她一下，说她瞎说，文秀说从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出来，不一般嘛。

周海光和售货员聊完了，就对文燕说，他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。文燕请她晚上到她的宿舍来，吃鱼，周海光答应着走了，头都没回。

“姐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，说走就走了。”文秀说。文燕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海光走。

文秀买了鱼拿到何大妈家，何大妈自然高兴。娘俩一起收拾鱼，何刚给床头柜刷油漆，忽听门外有人喊：“文秀，出来，大哥我上门看你来了。”

唐山市出了名的流氓混混王军来了。何刚听到，站起身要出去，何大妈怕出事，拦住他，自己走出去：“你在屋里别出去，我就不信无法无天了。”

何大妈来到门外，门外已站了不少人看热闹，王军见何大妈出来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哎哟，我们叫文秀出来，您出来干嘛呀？”“你们这些王八蛋再不走，我叫警察了。”何大妈指着王军说。文秀在屋里待不住，怕何大妈出事，走出来，指着王军说：“你们都给我滚。”何大妈的邻居张婶见事情不好，让邻居七姑悄悄地去派出所报告。

何刚在屋里听着不像话，拿着一根擀面杖走出来，站在文秀的前面，挡着她。见到何刚，王军等人更横起来：“我看看今天谁敢管。”他一挥手，几个喽啰就上，围着何刚一阵拳打脚踢。文秀上前护着何刚，急了眼的何大妈就去抓赵辉，王军在背后一脚把何大妈踹在地上。张婶上去扶住何大妈，大骂王军等人，王军又打了张婶一嘴巴，张婶的嘴角马上流下血来。

黑子正好回来，远远地听见家门前吵闹，看见人围了不少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抄起别人家门口的一根铁棍子，如一头黑豹子般冲过来，也不说话，一棒子打在一个扭住文秀的喽啰头上，喽啰一声没吭就倒在地上，这一棒子打得太狠，连棒子都掉了。黑子来不及捡，一拳打在王军的脸上，王军的脸便红光闪闪，松开了文秀，黑子这才捡起棒子，横着扫在赵辉的腿上，赵辉惨叫一声倒下了。何刚一把抓住王军要去派出所，王军把他踢倒，文秀也像疯了，冲上来揪住王军：“流氓，我不会放过你……”王军甩开文秀想跑，黑子赶来一棒子抡去，却打在文秀的头上，文秀惨叫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黑子愣了，站着，不动。王军见状要跑，张婶过来抓住他死不放手。何大妈见文秀受伤，扑过来抱住她，一声一声地叫，已经不是人声儿。黑子什么也不顾了，抡圆了铁棍，照王军的头砸去，王军用胳膊一挡，胳膊就折了，抱着胳膊嗥。黑子还要打，派出所的人赶到，素云和大刘等人从警车上下来，喝叫黑子住手。然后，把受伤的送医院，其余的，带走。黑子往警车上走，回头喊了一声妈，何大妈便哭了，坐在地上哭。

周海光从水库回来，直接去找郭朝东。郭朝东正给向国华打电话，他说报告已经写好，地震台和他的意见完全一致，只是周海光有些不同意见，但他的观点不能说服大家。向国华指示：“你们再认真论证，确保万无一失，再上会讨论。”郭朝东刚放下电话，周海光进来了，进来就说：“郭主任，报告不能提交市政府，我发现了新情况。”郭朝东却说：“相信我吧。”好像他不仅是地震台的领导，也是地震的领导。

周海光无奈，只好出来。他还是认为目前唐山的确还存在一些残留的异常现象，并且代表台里写了一份《关于唐山震情未来半年的趋势》。郭朝东不满意了，他要和周海光单独谈话，但是没谈两句就不欢而散，郭朝东一走，周海光就拨通了总局张局长的电话，张局长也正在看他的报告。张局长强调，京、津、唐的问题非常复杂，务必提高警惕。要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多和台里的同志沟通，当然，也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。

要有原则，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周海光不知道怎么具体实施，很苦恼。

06